

||| 新生命大衆文庫 |||

世界文學故事之九

罪與罰

徐懋庸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的房間投了憎惡的一瞥。

拉思科里涅珂夫醒來的時候，已經九點多鐘了。他生氣地對他的房間只有六步寬闊，宛如一個豬圈，染滿黃埃的壁紙已紛紛

一 母親的信



Dear Mother

從牆上脫落，十分難看。屋頂又低，一個普通身材的人，便不敢立直，怕碰痛了頭。家具和房間相稱：三隻舊椅子，一張漆桌，桌上放着幾本書和手稿，又蓋着厚厚的一層灰塵。一張破壞的沙發，佔去半個房子，給拉思科里涅珂夫當牀用。他沒有被單，睡時不脫衣服，就裹在他的舊的學生外套裏，枕頭是用乾淨的和骯髒的一堆襯衣做成的。沙發前面，還擺着一張小桌。

這種亂七八糟的房子，對於處在目下的心境中的拉思科里涅珂夫，却是很合適的，他離開一切人，好像縮在自己的殼裏的烏龜。他的女房東已經有二個星期不送飯給他了。只有那個廚子兼僕人的那思泰莎，每星期一次拿了一把掃帚到他房中來逛逛。

女人就告訴他：

這一天，他叫那思泰莎弄了一點菜湯充飢之後，這個愛說話的

『你不付錢，又不搬出去，房東太太要向警察去告你了！』

他皺皺眉毛，說道：『鬼東西，這真要命極了！』

那思泰莎道：『你爲什麼不找一點事做呢？』

『我在做……』他忸怩地說。

『你在做什麼？』

『工作……』

『什麼工作？』

『我在思想。』他停了一會嚴肅地說。

那思泰莎笑不可仰了，她一字一板地問道：

『你的思想使你賺了好多錢呢？』

但她忽然記起昨天有一封信，是寄來給這位大學生的，她就出去拿來。

拉思科里涅珂夫接了信，看出是母親從R省寄來的，他的臉色突然變成灰白了。他好久不曾接到一封信了，今天居然來了母親的信。他叫那思泰莎出去，他要自己一個人拆看這封信。

這是一封厚重的信，有二兩重，他兩手發着抖，拆開一看，是兩大張稿紙，滿寫着很小的字。

這封信告訴他：母親得知他因為無錢自給而離去大學的事之

後，怎樣傷心，但家裏又非常艱難，無法籌款。並說：他的妹妹在一個富人家裏當女管事，怎樣爲富人的妻所疑忌，受了侮辱。這信又說：現在他的妹妹已經和一個人訂婚了，那人年紀四十五歲，但家裏頗有財產，在政府裏又有着兩件差使。並說母親和妹子就要被他的妹丈帶到彼得堡來，而這是於他有利的，因爲他從此可賴妹丈的提拔，前途的事業便有擔保了……

夫。」

這信的署名是：『直到死都是你的普里契亞·拉思科里涅珂』

讀了最初幾行的時候，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臉已爲眼淚所淋濕了。到了最後，竟至臉色慘白，唇角露出一種辛酸的、憤怒的、兇狠的、微

笑來。他的心劇烈地跳着，腦筋胡亂地攪擾着。最後，他拿起禮帽出去，向着大街，自言自語，踉踉蹌蹌地走着，像一個醉漢。

但在他心中，關於信中的主要的問題，已經有了一個決定：『在我活着的時候，這樣的一種婚姻絕不能成功，盧辛該死！盧辛是要做他的妹丈的那個人的名字。他知道盧辛不是個好人，他知道他的母親和妹子未嘗不明白盧辛之爲人，然而母親是爲了她的兒子而不得不犧牲他的女兒，妹子是爲着她的哥哥，爲着她的母親，情願賣去自己！』

『不行！』他酸苦地決定：『母親，那不行，只要我活着！那不行，那不行！我不承認！』

他的腦中發生種種使自己苦惱的問題，然而這些問題並不是突如其來的新問題，而是久已使他心碎的許多舊有的苦痛。這些苦痛，早就在他心中發芽、生長、積聚，最近則成熟了，變為一種可怕的瘋狂的、怪異的問題，糾纏着他的心和腦，要求答覆。不料母親的信，恰如霹靂一聲的打擊了他，使他不能繼續思索那些難解的問題，他必須作點事情，立即決定去做，因為已是非做不可了……

二 那件事

「但是那件事真要發生嗎？可能嗎……？」

拉思科里涅珂夫在一個叢林中的草地上睡了一覺，做了一個

可怕的惡夢，醒後，又想到那件事，身體便像樹葉一般的發起抖來。

原來，在去年冬天，當他送一個朋友動身往別處去的時候，那朋友預料他將來要當什麼東西，曾經把老當舖主人亞里昂那·伊凡諾夫娜的住址告訴他。在六星期以前，他想起了那個住址，因為他果然要當東西了。他有父親遺下的舊銀錶和妹妹在離別時送他的小金戒指。他決定拿戒指去當。他一見那個老婦人，便對她發生一種不能克服的憎惡。他從她手中拿到了兩個盧布出來，順道走進一個小酒館。

在那酒店中，他聽到一個大學生和一個軍官在閑談，談到那個女當舖主人怎樣貪婪，怎樣殘酷，怎樣藉高利剝削窮人，怎樣虐待她。

自己的妹子，後來，那大學生竟至於說：

『我告訴你，我能夠殺死那該死的老婦，帶着她的錢跑走。我向
你發誓，我若做了這事，決不會有一點兒良心上的痛悔。』

軍官聽了不覺大笑，拉思科里涅珂夫却怔住了，但那個大學生
還在正經地說：

『你想：在一方面，是一個愚蠢的、卑劣的、惡毒的老傢伙，她不但
無益於社會，而且損害每個她所接觸的人；在另一方面，成千成萬活
潑年青的生命，只爲了無錢生活而喪失了一切。許多人本來是可以
從貧賤、墮落、花柳病之中救出來的——可是錢在這個老傢伙手中，
他們便不能得救！這樣一個害人的老傢伙的生命，算得什麼呢？我看

比一隻虱子或一隻螳螂都不如！

這些話傳入拉思科里涅珂夫耳中，在他心中生了根，此後他便常常想到『那件事』——殺死那個老女人而使許多窮人得救。而且以為將她殺死之後，自己還可以得到許多金錢，從此可以安心向學。每當想起『那件事』的時候，他便覺得不舒服，充滿恐怖。同時，他想到自己決不能做『那件事』。但是他仍然常常想起要去作那種『試驗』。他委決不定，以此不斷地煩惱着。

但當看了瑪爾美拉陀夫一家的情况之後，他的這種奇想更加活躍起來了。

那是昨天的事。他拿了父親的舊銀錶又到亞里昂那·伊凡諾

夫娜家裏去，他想當四個盧布，但那個老婦只肯當一個半盧布，並且預先扣去了利息，又扣去了前次當戒指的兩盧布的利息，總共三十五個戈貝克，於是他只到手了一個盧布和十五個戈貝克。他憤怒地走了出來，又跑到酒館中去，在那裏，他遇着瑪爾美拉陀夫，這是一個退職的小官，這人因飢寒交迫而愁顏不堪，於是顧不得三個子女和生肺病的後妻加迭里那，把家裏的錢偷了出來，又押掉制服，自願買醉。他的前妻的女兒索尼亞，爲了救活一家老小，竟至做了賣淫婦！

瑪爾美拉陀夫把這種種告訴拉思科里涅珂夫，臨了，這個醉漢還請他陪到自己家裏去。他看到加迭里那抓了她的丈夫的頭髮，百般怨詈，瑪爾美拉陀夫跪在地上爬。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了這情形，非

常難過，從他的口袋中找了一把銅幣，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放在窗戶上就歸來了。

不料隔了一晚，又從家書中得知了自己的母親和妹子的不幸。當讀完了信，惱亂地出來在街上走的時候，又看到一個十五六歲的單身女子，被一個花花公子追逐着，這使他很氣憤，上去干涉了一回，但他又想到，那花花公子只要化幾個錢，女子總會落在他手上的。於是，他忽又想到自己的妹子，也不免成爲這些女子中的一個，這更使他悲憤不堪。

他本想走到老友拉茹密亨的家裏去，但忽又不想去了。以爲在『那件事』完了之後再去也不遲，因爲他已決定做『那件事』了。於是

他亂跑，跑到叢林中睡了一覺，醒來之後想到『那件事』，又覺得不能做了。

然而，好像是鬼使神差，當下午九點鐘他從乾草市場經過，打算回家去的時候，他偶然看見理薩威泰——那個老當舖主人的妹子——和一對做小販的夫婦在談話，他聽他們約她於明天下午七點鐘左右來商議一件事情。

無意之間，拉思科里涅珂夫竟得知道：第二天七點鐘時，那老婦的唯一伴侶要出門去。這樣，那時候只有那傢伙一個人在家了。

於是，他忽然渾身覺得，他再沒有思想的自白了，沒有意志，一切事情都是忽然地不可挽回地決定了。

三 謀殺

從乾草市場回來的時候，拉思科里涅珂夫便倒在沙發上，休息了整整一個多鐘頭沒有動。天黑了，但他沒有點燈，而且他並未想到點燈。他昏昏沉沉地睡去，睡得很長久，而且沒有做夢。直到第二天上午十點鐘，那思泰莎纔艱難地把他喚醒，他勉強起來，覺得頭痛，在樓板上走了一圈，又倒在沙發上，那思泰莎以爲他病了，只見他猷得像一塊木頭，給他茶，他也不喝，問他也不說，再叫他起來，他只注視着地板。

那思泰莎出去了，又過了幾分鐘，他抬起頭呆呆地看着茶與湯。

於是他拿起麵包，拿起匙子，吃了一點。飯後，他又直躺在沙發上，但是不能睡，腦中不斷地出現種種奇異的空想。……忽然，聽見一陣鐘響，他驚醒過來，望望窗外的天色。……忽然他跳了起來，彷彿有人把他曳下沙發似的。他豎着脚尖走到門前，偷偷地開門，在樓梯上竊聽。他的心跳得可怕。樓下一切靜寂，好像人人都酣睡了。

於是他集中全部精神來思想一切事情，雖然他要做的預備並不多，但他心跳得幾乎不能呼吸了。

第一，他得化一分鐘功夫，打一個活結，縫在他的外套上。他找出一件破汗衫，扯下一條長布，把這布疊成兩層，然後脫下他的夏季外套，把破布的兩頭縫在左袖籠下外套裏面。這活結是用以帶斧頭的。

因爲他不能手裏拿了斧頭從大街上經過，要是藏在外套裏，又得用手扶着，也惹人注意。現在這樣，他只消把斧頭的頭插入活結當中，便安穩地掛在他的膀臂裏，一面把手插在外套口袋裏捏住斧頭柄，因此就不會搖擺，而且因爲外套很寬大，從外面一點也看不出裏面藏着東西。這個妙計，是兩星期前想好了的。

這事完畢之後，他又取出預備了押當的東西，這是以騙那個老婆子的。以後，便是最要緊的一件事：到廚房裏去偷斧頭。這使他躊躇多時，恐怕廚房裏有人，又恐怕拿去之後，那思泰莎尋起來不見而生疑。……

然而，真所謂『理智窮時，魔鬼幫忙』，他正想出去散散步時，忽